

點

註

孔子集語卷十三

平津館原本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事譜十一下

韓詩外傳五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韓詩外傳六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由當作歌予和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

莊子外篇秋水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

時勢通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人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說苑雜言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戰。將下關。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吾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琴操

孔子危者。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鬪。名為戮我於天下。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

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

淮南子泰族訓

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

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

鹽鐵論論儒

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悅。

藝文類聚六十七引典略

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

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

帷中御覽七百

再拜。環珮之聲。璆然。御覽作璆然

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

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為相。史鰌

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

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而不動。

鹽鐵論論儒

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

藝文類聚三十引典略

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樹下。

御覽五百二十三引典略作於大樹

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樹去適於野御覽作去適鄭

韓詩外傳九

孔子出衛

疑當作鄭

之東門逆

姑布子卿

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

將來必相我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歛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以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白虎通壽命

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

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如

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論衡骨相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

三國魏劉廙傳注引新序

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鼻。晉有鐸

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鼻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御覽八百六十引作安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嘆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鼻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於涸澤。鳳凰不離其爵羅。故剗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

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按今本新序無

說苑權謀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琴操

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嘆之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鳥獸尚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云。翱翔於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水經河水注五

昔趙鞅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嘆。自是而返。曰。丘之不濟。

命也夫。琴操以為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又見續博物志八。解史孔子類記一引水經注孔子通趙臨河不濟。歟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

莊子雜篇寓言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

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薑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墨子耕柱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

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莊子內篇人間世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

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怠。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饗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

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摩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惓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

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荀子宥坐

孔子南適楚。危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韓詩外傳七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

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

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

本作文意者當遺行乎。據文選對楚王

問辯命論兩注引改

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

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

為抉目而縣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

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

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

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

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固有莘氏僮也。負鼎操

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

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

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

下。於上有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

脫文

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

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說苑雜言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邪。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

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夷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危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

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說苑雜言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說。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危。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勇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莊子雜篇讓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其憊。而弦歌於室。顏回釋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呂氏春秋孝行覽慎人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糝。罕

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

魯。削迹於衛。

一作拔

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

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

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危。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風俗通七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危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篋。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

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

莊子外篇山木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遊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日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閒。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